

尔雅楼随笔

三嘯堂笔记

《大风堂书画录》往事

■ 万君超

张大千在敦煌和榆林的两年零七个月时间里，耗费了大量的财力。在谢家孝的《张大千的世界》(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2年1月版)一书中，他曾亲口对谢说是“五百根金条”。后来在李永翘的《张大千全传》(花城出版社1998年4月版)一书中变成了“五千两黄金”。一般来说，金条分为一两制和十两制两种。李的“五千两”就是说“五百根金条”全部是十两制。其实，张大千在敦煌的两年零七个月里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明细账目或是资金使用记录，也就是说起初既没有什么预算，到最后也没有决算。他当初想去敦煌之前，先举办了几次画展卖画筹钱，后来还向成都一家私人钱庄贷款，但究竟先后贷了多少，今已无法考证。后来有谣传说“张大千拖垮了一家钱庄”，这确实有点夸大其辞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张大千不是一次性向钱庄贷款“五百根金条”的，或是陆续借贷和还贷的。他白天临摹壁画，晚上则尽力作画，然后陆续寄回成都托人出售。他曾经夸下海口：“不搞出一点名堂出来，就绝不回来。”当初他以为在敦煌两三个月，最多半年就应该可以回去了，但绝对没有想到竟然要用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。

当张大千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回到成都后，已发觉自己债台高筑，几近“破产”。但借人钱总是要还的。他即想到了举办《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》，展品是非卖品，但要卖五十元(法币)一张的门票。当时有人向张大千提出五十元一张太贵，许多人因此承受不了。但他拒绝降低门票价格，说自己单临摹壁画所付出的费用就花掉了十几万大洋，宁可少些观众也不肯降低“门槛”。

他还出版印行临摹敦煌壁画四十幅的画集，每册三百元。另外，他嘱咐子侄们将自己收藏的古书画立轴近二百件编为《大风堂书画录》(第一集)，此书中著录的书画都是张大千亲自从自己的藏品中挑选出来的。他想要卖掉这些书画用以还债，能卖几幅是几幅。经过了大约两三个月的编撰，《大风堂书画录》(第一集)完成。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和三月十八日至二十日(全部是陈洪绶、石涛、八大山人作品)分两期在成都祠堂街的四川美术家协会举办《张大千收藏古书画展》，仍要售五十元一张的门票。但观者如潮，轰动一时。

但当初可能是由于编书时间匆忙，也可能由于排版时的疏忽，《大风堂书画录》印好后发现错字、漏字、衍字颇多，虽曾用红铅字进行过二十余字(处)的校订，但仍几难卒读。当时由于正处于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，所以纸张、装帧等方面也不尽人意。当年此书究竟印了多少册，今已无考。它应该不是每个参观者都有的，而是赠送给一些重要嘉宾，或者是购买展品的人才会有，估计当时也就印了三五百册。

《大风堂书画录》著录的藏品，有真有伪。或许有人会问：“其中的真伪比例究竟是多少？”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具体、准确的数字，因为今天已经无法看到该书著录的所有作品。根据我在校注过程中的研究，以及近几年看到拍卖市场上的一些作品，我粗略地估计书中的伪作或存疑之作大约有20%至30%，也就是说在著录的近二百件书画中，可能约五六十件有问题。我们知



在民国书画鉴藏家中，吴湖帆与张大千究竟哪个眼光更好？或许有人认为，张大千当年伪贗的梁楷《睡猿图》既然能够骗过吴湖帆，那应该是张大千比吴湖帆更厉害。其实未必。如果将吴湖帆《吴氏书画录》中所著录的书画，与张大千《大风堂书画录》所著录的书画作一个整体的粗略比较，不论是藏品的质量、数量，还是藏品真伪比例，吴湖帆均要明显比张大千胜出一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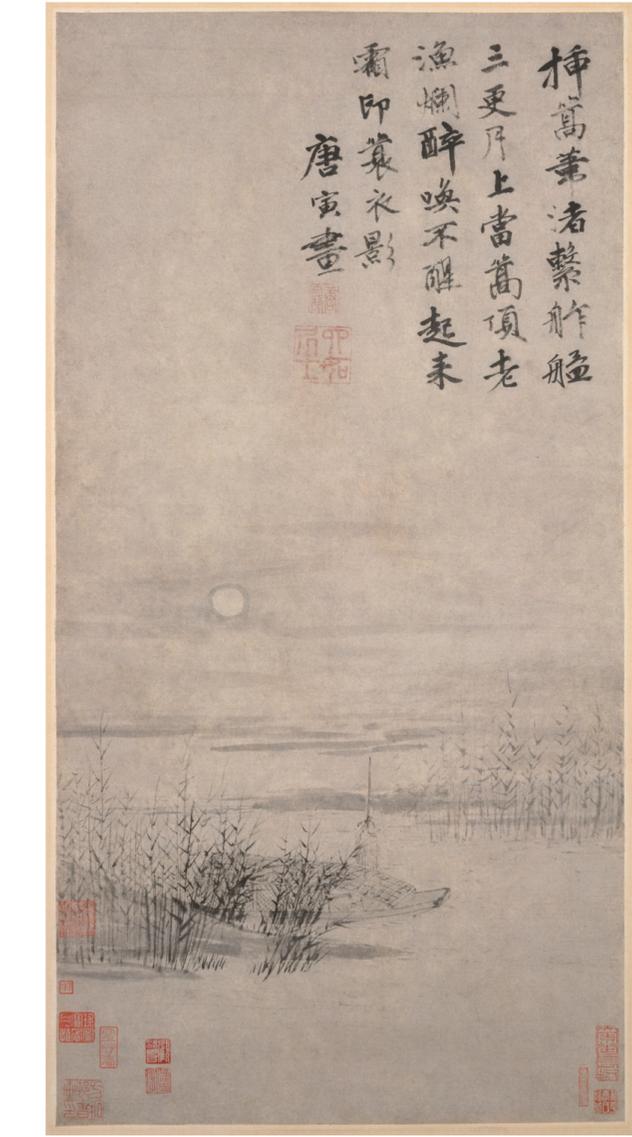


《大风堂书画录》
万君超校注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7月版

道，如果在一个收藏家的藏品中，伪贗和存疑之作超过了一半(50%)以上，那这个收藏家就有问题了。但从上述的比例来看，张大千没有超越“红线”，应属正常。

但某些有问题的古书画，究竟是张大千自己有意混在其中，还是他当年确实是“走眼”误鉴，或是两种情况都有，真的不好妄下结论。今人谢巍在《中国书画著作考录》(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7月版)一书的《大风堂书画录》中有云：“其中是否有贗品，就著录而言无可疑；然据自叙及其友好言，亦有被贗而购下者，又有借去真迹而归还仿制者。”也只能聊存一说。

在《大风堂书画录》中著录一件唐寅《苇渚醉渔图》轴(今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)，此图上有张大千四方鉴藏印：大风堂长物、大千好梦、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、球图宝骨肉情，可见张大千对此图的珍爱之情。翁万戈先生也认为《苇渚醉渔图》是真迹。但是，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也藏有一幅构图几乎完全一模一样的《芦汀系艇图》轴(著录于



苇渚醉渔图 唐寅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

《石渠宝笈初编·御书房》)，这就是典型的“双胞胎”之作。要么一真一伪，要么二者皆伪；此类作品极少有可能二者皆真。如将此二画的芦苇与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唐寅《震泽烟树图》轴(清宫内府旧藏，徐邦达鉴定为“上上真迹”)中的芦苇作一个比较，则明显可知：张大千旧藏本(《苇渚醉渔图》)和台北故宫今藏本(《芦汀系艇图》)，皆是后人伪托之作。古书画鉴定的精深或粗浅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鉴定(鉴赏)者对实物、文献等信息的了解多寡所决定的。但个人和时代的诸多局限也是任何一个鉴藏家都难以避免的。

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。在民国书画鉴藏家中，吴湖帆与张大千究竟哪个眼光更好？或许有人认为，张大千当年伪贗的梁楷《睡猿图》既然能够骗过吴湖帆，那应该是张大千比吴湖帆更厉害。其实未必。如果将吴湖帆《吴氏书画录》中所著录的书画，与张大千《大风堂书画录》所著录的书画作一个整体的粗略比较，不论是藏品的质量、数量，还是藏品真伪比例，

吴湖帆均要明显比张大千胜出一筹。况且，吴湖帆还是碑帖、古籍和古玩之鉴藏大家，而张大千在这方面无法与之相比。吴湖帆出身于江南收藏世家，所以他的绝大多数藏品都流传有绪。梅景书屋还是当时南方一带(尤其是江、浙、沪及广东)的一个古书画交易平台和鉴赏“沙龙”。

而张大千则多是从市场或他人处购藏，且真伪参半，良莠不一。张大千从二十二岁才开始正式收藏古书画，据说曾经以三千大洋购藏一幅倪雲林《岸南双树图》(今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)。而吴湖帆自幼就受到家庭(家族)收藏氛围的熏陶，在此方面可谓有“童子功”，所以他在鉴赏起点上要明显高于张大千。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吴湖帆堪称是鉴藏界的“盟主”。但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二十余年中，张大千成为了海外华人鉴藏界的“第一人”，这也是事实。而与此同时，吴湖帆其实已是卖家，而不再是收藏家，所以此时两人已经没有了可比性。

(作者为书画鉴赏家)

兰堂偶记

送给自己

■ 王文英

一个女人成熟的标志是：学会狠心，学会独立，学会微笑，学会丢弃不值得的感情。

这是我在朋友微信中偶然看到的一段话，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的前夜，我把它抄录下来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，只是感受一下自己是否如所说成熟了。

走过了许多路，跨过了许多桥，去过了许多地方，经过了许多的风景，也经历了许多的事，遇到了许多人。度过过许多年的光阴，我成熟了吗？

按照生理年龄计算，我早应该划归成熟的人群中；可按照心理年龄呢，我却越来越喜欢孩子般的简单纯真，喜欢阳光，崇尚简单生活，无论有没有风雨，都向往着阳光，向往着快乐。

走在光阴的路上，回头望望，经历过的岁月中的人和事，真像茶道中的一生一会，无论是美好的，还是悲催的；无论是值得的，还是不值得的，每一次经历都是唯一，都不曾有过相同的第二回，不由心生珍惜。

每一年的今天，我最想感谢的是母亲，虽然她很少说起这个日子，但我知道，她心中永远记挂着这个日子，因为这一天，我们成了母女。

今天，我依然最想感谢的还是母亲，突然有许多话想说，想说说母亲听，我知道远在天国的母亲或许听不到我说什么，但一定知道我想说什么，因为母女连心。

从明天起，做一个幸福的人
喂马，劈柴，周游世界

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
我有一所房子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
从明天起，和每一个亲人通信
告诉他们我的幸福
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
我将告诉每一个人
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

陌生人，我也为你祝福
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
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
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
我只愿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
海子的这首诗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著名，而学习格律诗的我，常常忽略这些与古体诗一样美妙的新诗。今天睁开眼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脑中盘桓的却是

海子的这首质朴抒情，而又异常美丽的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。

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多么温暖的字眼，我把它送给自己，也送给亲朋好友，旧雨新知，认识和不认识的人，希望从明天起，不，从今天起过着简单生活，享受快乐还有幸福。

其实，成熟与不成熟都是相对的，无论男人还是女人。过于成熟或许会老于世故，丢掉许多可贵的东西，而过于青涩或许又难以在社会上过活。

一个人首要的是要学会独立，特别是女人，然后学会担当，学会感恩，学会宽容，学会放弃，学会理解，学会简单，学会微笑，学会与人分享。这样的人成熟不成熟我不好断定，但我知道他一定是快乐的。

(作者为书画家)

画文人画终究要用减法

■ 许力

四十五
去开书法班的朋友那里取东西，他正给一个学生讲评临帖，迟迟不动。于是我说你去拿我替你讲。帖临的认真，只是有一点“拙”。我讲每个笔画都是有联系的，上一笔和下一笔，要用一种力和势联系起来，笔势的力量自然传递，字才能活，才有空间感。讲完小姑娘一脸真诚看着我，说：老师，你是学物理的？笨，我这是误人子弟了吧。

四十六
朋友说很多大画家，也就那么几个题材构图，没必要画那么多新东西，几个样来回画，画精了就是好画家。初听感觉有理，再一想，画几幅画的大家肯定没多大！真大家你看的也许就那几张，可你知道那是从多少画里提炼出来的？大家名气大，市场需求大，只好几张构图来回画，不可能张张都是创作。可要评价一个画家只看市场上的应酬作品，就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。大家哪得的名气？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，这名气必然是靠千万次的摸索，别人看不到的“废纸三千”才得来的。

四十七
读王怀骥先生作品集。先生前言里有一句话：几十年下来，觉得不亏待艺术，不亏待良心。读之甚为感动，再看作品更觉这话里有着不尽的虔诚与心血。

四十八
画文人画终究是要用减法的。问题是你得先有，而后减。画画开始就用简，实质上是躲避困难，道儿走窄了，倒束缚了自己。富人吃素和穷人吃不起肉，不是一回事。

四十九
写书法的，总有几首唐诗宋词能背得极熟，太熟的有时一琢磨也能发觉点儿问题。比如杜牧，也算国家高级干部，他去“夜泊秦淮近酒家”，却发出“商女不知亡国恨”的愤怒，这有点装。国家兴亡是居庙堂

之高人的事，对百姓而言保命保生活才是头等的大事，商女不“隔江犹唱后庭花”就饿死了，站在秦淮河边还真不适合发表爱国的感慨。有说小杜是借歌女批政府，要是官员不去批政府，只拿歌女撒气，那这国家能强盛得了吗？

五十
有人大代表提议说：书法传承事关文化安全。认为现在的孩子通过键盘拼汉字，可能两代人一过，中国人就失去汉字的书写概念了。也许会有大众书写能力下降的问题，但恐不至于如此严重。白话文代替古汉语，文化依然传承。篆隶大多不会写甚至不认识了，文脉也在延续。有些东西注定是要进象牙塔的，如古音韵，它会成为专门人才研究的专门学问。书法未来也一样，文化的发展最好是顺应时代，有些事是专门人才做的，大众的需要是快捷方便。文化谈不上安全问题，它有个自然演化的规律，保护文化要保护的是文化种子，有连续完整的资料可寻。只有国家才会有安全问题，比如楚文字比秦更精致，但秦以武力灭楚，相对先进的楚文字就在“书同文”中消失了。

五十一
25年前学书法，见杨玉堂老师有一本竖排繁体体的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极羡慕，感觉大腕儿就该用这样书，渴望也有一本。后来在旧书摊终于遇到了，纸发黄，书倒整齐地像从未翻过一样。于是用报纸包个皮，装着洒脱又珍重、很文化的样子，顿觉上了档次。到现在还在想，是怎样个好人早早买下好好保存留给我呢？有惦记就会有相遇！

五十二
桌上放了一张某协会的登记表，小学归来的女儿当废纸糊填一气。看到制止已晚，故作严肃状批评之，突然想笑，克制不住，遂大笑。但见政治面貌一栏填了个“较丑”。
(作者为书画家)

画外话

艺术家的“知己有恩”

■ 范一直

齐白石说：“夫画道者，本寂寞之道。其人要心境清逸，不慕名利，方可从事于画。”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上的“知音”“知己”也不渴求。相反，正因为“心境清逸”，不屑于虚名和利禄，故更渴求能和真正的“知音”“知己”交流和互动。凡高在世时极孤寂，但从他写给弟弟提奥的信中，可见他尚有知己之慰。提奥是凡高生前最大的理解者和支持者。而遭世、孤傲如石涛者，亦有“得一人知己无憾”之叹。

白石老人晚年刻有“知己有恩”之朱文印，拓奉平生知己。跋语云：“世有知己，皆白石之恩人，见此印可想见铭感。”大师在艺术上虽多创新精神，但宅心仁厚，恪守“受恩不忘报”的老派作风。不仅对弟子关爱有加，曾刻“门人半知己”“门人知己即恩人”等印，而且对艺术知己多有感怀，对曾帮助过自己的人多有感恩。如他引朱屺瞻为“知己第五人”，乃从朱购求其印石的“厚我”。

艺术知己，既可做吴昌硕和任伯年或蒲华和吴昌硕那样，彼此是有几十余年交情的老友或契友。吴挽任伯年：“临风百回哭，水墨痕气失知音。”他俩曾合作，一画梅，一写竹，吴题“岁寒交”三字；蒲题诗：“死后精神留墨竹，生前知己许寒梅。”也可像晚清篆刻大师吴熙载和赵之谦那样，彼此敬慕有加却此生愜吝一面。赵在某印的边款中刻道：“息心静气，乃得浑厚，近人能此者，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。”数年后，年迈的吴熙载在泰州看到赵的印谱，倍加赞叹。吴读边款文字更惺惺相惜，遂以“二金蝶堂”“赵之谦”二印赠赵。吴逝世后，赵为其印谱撰写长跋，力赞其艺术成就。大师巨匠，品相迥，艺相等，心相折。

画为知己者赏，乐为知己者奏。“知己有恩”见证了艺术家之间的真情，昭示了艺术家对于艺术知己的感恩。鲁迅手书一联赠瞿秋白：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”信然！

之艺。齐白石57岁时开始了跳出古人窠臼的“衰年变法”，就和陈师曾、徐悲鸿的鼓励有关。

当代金石书画大师朱复戡亦多知己佳话。锦州许壮图，因《为汪氏刻印百番专集》对朱先生不胜仰慕，经多番周折，联系上了朱之故交马公愚。马老在致朱先生信上转述了许氏心意：“接许壮图来函，对君倾服备至，有‘倘能得百行(朱复戡字百行)一印，为不虑此生矣’一语。有此天涯知己，兄亦足以自豪矣。”而马公愚暮年致信朱先生：“你是我平生最佩服的朋友，亦是最知己的朋友……”马公愚和许壮图，一为朱之故友知交，一为朱素不相识的远方人，皆因倾服朱氏艺术而成为大师知音。

艺术知己，既可做吴昌硕和任伯年或蒲华和吴昌硕那样，彼此是有几十余年交情的老友或契友。吴挽任伯年：“临风百回哭，水墨痕气失知音。”他俩曾合作，一画梅，一写竹，吴题“岁寒交”三字；蒲题诗：“死后精神留墨竹，生前知己许寒梅。”也可像晚清篆刻大师吴熙载和赵之谦那样，彼此敬慕有加却此生愜吝一面。赵在某印的边款中刻道：“息心静气，乃得浑厚，近人能此者，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。”数年后，年迈的吴熙载在泰州看到赵的印谱，倍加赞叹。吴读边款文字更惺惺相惜，遂以“二金蝶堂”“赵之谦”二印赠赵。吴逝世后，赵为其印谱撰写长跋，力赞其艺术成就。大师巨匠，品相迥，艺相等，心相折。

画为知己者赏，乐为知己者奏。“知己有恩”见证了艺术家之间的真情，昭示了艺术家对于艺术知己的感恩。鲁迅手书一联赠瞿秋白：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”信然！